

# 达拉特快讯

## 【岁月知味】

老屋是被封存在记忆的瓦砾里的,儿时的炊烟,少时的村庄,时光里的珍贵美味,岁月里的陈年佳酿,在其中一一可陈,揭开瓦砾的盖子,被流水时光冲刷的所有风霜雨雪,阳光和空气,都会从中跳跃而出,是童年的断章,是快乐和忧愁的典藏。

### 一缕炊烟

冬日里,尽管细金般的阳光会透过窗子洒在长长的炕上,可东北的天气仍然凛冽,乡亲们走路的速度是快的,说话时的语速也是快的,喜鹊站在门口的老榆树上叽叽喳喳的叫声也是快的,寒冷而清冽的空气之下,仿佛一切都是快的。母亲忙着在灶坑里填一柴,尽管现代化的气息早已淹没儿时岁月的痕迹,但睡醒后刚醒炕的父亲母亲,依然会在每个星光亮起的夜色中给暖炉加把火。火光映照着母亲的脸,看上去暖暖的,炊烟顺着烟囱飘出,在星空下逐渐飘散,宛若一幅悠然而出的图画,挂在空中。看画的心境是平和的,平淡的,清幽的,甚至有些飘渺的,在母亲身边的淡淡的芬芳随着澄澈的星空四处扩散。

寒冬腊月,炊烟升起时,母亲勤快的双手在不停地忙碌着。有新年将至的喜悦继续其间,也有一年劳作终将划上句号的甘苦。一碗软糯的豆包刚上了蒸笼,它们也是金黄的,浑圆的,大小适中的,有着原始谷物的香甜,也有着久远的淳朴的味道。母亲盖上锅盖,将锅盖用干净

的毛巾捂着严丝合缝,继续加柴,任由火苗宣泄,铁锅里水开的声音咕咕作响,母亲的神情专注和平淡,等待豆包煮熟的过程,就像等待简单的生活升起温暖希望的过程。夹杂着香味的热气顺着锅盖不断溢出,象征着生活蒸蒸日上,豆包在火苗的烘烤下,开始熟透。

看着丝丝缕缕的炊烟飘散的感觉是幸福的,里面充满了欣慰的快乐。看着幽蓝的天空中静止不动的星辰的感觉也是幸福的,因为,那里饱含着如星空般辽阔的梦想。品尝着刚出锅的豆包的感觉还是幸福,香软糯糯的味道是人生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驿站。

老屋里的树木是静止不动,村庄也是静止不动,只有母亲忙着备齐年货的脚步在星空之下走来走去。

从远方归来,重回旧地,我更喜欢在我温暖的炕上,一觉到天亮。醒睡声中,梦是香的,人是醉的,心是踏实的。隔壁屋子里,父亲的呼噜声此起彼伏,每每醒来,暗自一笑。

想一位老友,早已离乡多年,但远行不忘来时路,故乡的炊烟总是令他魂牵梦绕。故乡的河流成为他一生的情结,想起故乡和故去的父母,他的心便是暖的,悲伤的人也是充满温暖的,温和的。他延续父母的血脉,点燃父母的灯火,重新一片还有一片,直到耗尽全力也无法使院落如履平地,用新貌换掉旧貌,但他知道,新貌仍然会生成旧貌。作者在老屋



□王红梅

乡省亲,逢雨遇空回家乡休息,新年里,他家门前大红灯笼高高挂起,烟火爆竹声声辞旧岁,与小薄酒一杯,互诉衷肠,一番方休。醉里童年,醉里分解着人生的苦与欢乐。或者,不是谁多么留恋老屋,而是老屋更多地承载了童年的印记,是流水时光里的孤岛和唯一,是一个温暖如暖阳的地方。即使是没有地域界限和归属感的,也并非非代表遗忘,而是习惯了漂泊和异地生活。

编辑稿件时曾读过一篇深深打动我的文章,不是文字有多么华丽多么深奥,相反,文字格外朴实无华,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作者重返老屋后的情景。老屋的院子长满野草,老屋的门缝锈迹斑斑,作者重回老屋后拼命割掉一片野草,割到一片还有一片,直到耗尽全力也无法使院落如履平地,用新貌换掉旧貌,但他知道,新貌仍然会生成旧貌。作者在老屋

住了一夜,也哭了一些,老屋的静寂甚至让人感到恐慌,老屋的空旷让他内心不能踏实,他在梦里梦到了逝去的亲人。一缕炊烟,仿若父母的根脉,仿若故乡的魂魄,无论一个人走多远,它都会生长在骨髓,流淌在血液,并会在某个触动心灵的时刻,跳脱而出。只是远远望去,远方才是叶子吧,又听说其高可达丈许,花多为红色,故名“一丈红”。这倒是名副其实了。我更喜欢我在老屋里听到的关于它们的名字——馒头花,好记,又有接近地气的味道。

### 一方小院

小院是生气勃勃的,时长的,鸡鸭叫一声,父亲精心喂养自己的宠物,看着鸡啄粮食的样子,悠然自得,那晚经营多年的铁树,就那样枝繁叶茂地不离不弃地立在父亲身边,和父亲的站姿一样笔直。夏日里,红色的砖墙脚下会长出一丛一丛的馒头花,馒头花的枝蔓参差不齐,矮的矮,高的,第一年的种子落在地上,第二年又自顾自地生长起来,仿佛

小院就是它们的宿命,父亲和母亲就是它们宿命的源头。常常的,在夏日磅礴的阳光下,有一大朵一大朵的粉红,恣意地开放着,晨曦,我以为它们的名字仅仅叫做馒头花,不曾想学名又叫蜀葵,究竟哪里像蜀葵,或许是叶子吧,又听说其高可达丈许,花多为红色,故名“一丈红”。这倒是名副其实了。我更喜欢我在老屋里听到的关于它们的名字——馒头花,好记,又有接近地气的味道。

有一年夏天,我回家时,母亲闻声从屋里走出,母亲穿着一件带有红色花朵的衬衫,流水般的阳光洒在母亲身上,洒在馒头花的花朵上,枝叶上,那一刻,我感觉到母亲的笑容和馒头花绽放的灿烂极其相似,一瞬间,我竟分不清哪里是花朵,哪里是母亲的笑容。

在小院地面硬化之前,母亲曾在院子里开辟出一小块菜园,里面播满黄南瓜、豆角架,黄瓜秧子上开着金黄色的小花,像是生长在这个小院落里的我们的确确实实。豆角秧子上结着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,像是谁悄悄地在小院里的小小的笑容。我们随手摘着甜脆的黄瓜,撒一地的白色的小刺儿掉了一地,再撒一下就塞进嘴里吃了,黄瓜嘎嘣嘎嘣响得清脆,贯穿着母亲辛劳的日子,那些注满着母亲的蔬菜,有着别样的味道。随手摘下的豆角,也在重重一叠的炊烟里,在细碎的咀嚼声里,变成了日子的慰藉。

院落的一角,曾经有一棵枝干遒劲的枣树,每到夏季,枣树就会开出细小白白的花朵,我一天一天地看着花朵张开的样子,一夜一夜地听着花瓣飘落的声音,小枣一日一日地长大变得丰腴变得枣红,我看着大枣成熟的樣子,枣树也记录我人生的所有秘密,它看着喜鹊怎样爬上我家的屋檐并在上面印上精致的图案,它看着忙碌的母亲怎样起早贪黑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,工作者的父亲又是怎样一日一日地风里来雨里去,它看到了,被母亲遗忘的针脚跳进了时光深处。

小院的后方,曾经有一株梨树,每个春天,它都会开出一树雪白,白的干净,白的纯粹。轻风吹过,树叶哗啦啦地响着,花瓣无声地洒落,母亲的细碎的脚步从花瓣声中穿过。

几日前,读到山一段文字,她说:“本质上我是个随波逐流的人。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开花,没有地域界限,也没有故乡与归宿感。”我一句一句地品读着这句话。这样的随波逐流,多半母亲又何尝不是呢,从年轻时的花落谁家,到后来的生根开花,吃苦耐劳却不甘平庸,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成就着一个家庭的荣光,也用自己的付出成就着三个子女的梦想。

母亲才是小院里最美的花,永不凋谢的花,充满生命张力的花,父亲才是小院里最遒劲的树,永不弯曲的树,充满生命力量的树,这样的花和这样的树,是老屋最悠长的歌,小院最悠长的味道。

## 【清浅时光】沸水煮江湖

□张秀



最好在“灯下长街雪纷纷”的周末冬夜,约五六个好友吃一顿火锅,那种热气腾腾的场景,想来就感觉无比惬意。

雪夜火锅,醇茶清酒,桌上的各式菜肴摆出令人赏心悦目的造型,鲜绿的生菜像一朵花在盘中盛开,菌类菜在一个大盘中各自亮相,养眼的赤盏黄绿是一盘农家大丰收,肥瘦相间的两盘羔羊肉摆到桌中间,并列的十只大虾等待下锅,各种佐料诸如麻婆、耗油、花生碎、酱豆腐、韭菜花、芝麻酱、葱花、辣椒油等都放在彩色小碗中,在柜台上整齐地排列。凉拌醋、酱油、生油、香油、麻油等装在相同的瓶子里,贴着标签,依次摆在高一层的隔板上。先取几碟小菜,一碗虾仁放上桌,再亲手调制一碗适合自己口味的蘸料。

北方人吃火锅,蘸酱是众多小料中的主角儿,宁多不少,以一勺勺的辣椒油,增色又提味,至于其他小料,按需所取。开涮之前,先烫一个开胃酒,一时间,欢声笑语,杯觥交错,红汤沸水,暖意融融。慢条斯理地起几片肉放入锅中,沸水煮肉片,也煮江湖。年轻时,江湖是一部武侠小说,侠骨柔情,令人向往;人到中年,我们靠家和工作单位以外的环境称为江湖,江湖事,一锅煮。大家久别重逢,谈天说地,交换信息,好久不联系的同学朋友,或许就在这沸腾的火锅桌上听到了他的近况,被聊起的人,此时应该会突然打个喷嚏,或者突然感觉耳朵发痒,心有灵犀,他会自言自语道:“这雪天,不知谁又在念叨我呢。”转而又自嘲道:“嘘(嘘)虽然不在江湖,江湖上依然有(嘘)的传说。”他会走到阳台上,若有所思看着窗外,那雪下得正紧,路上无人,一辆车正在像鸟一样向前驶来……

据说,火锅的起源是古代一群人围着大鼎煮食物吃,所以有了人声鼎沸这个词。北

方的铜火锅和四川的麻辣火锅都是起源于清朝,而我们那多斯斯的火锅,源于成吉思汗南征北战的行军途中。经过历年的发展、融合、创新,当地的火锅演变为现在融汇南北、贯穿东西的一种随心所欲的新吃法。

人的情感需求很大一部分寄托在味蕾上,既要怀旧,也要尝鲜,但没有什么需求是一顿火锅搞不定的,从煎到焖,煮下食材,也煮下事。天下食材无穷尽,天下事兴衰无知,比如说云溪杆,那是迄今为止去过的最优惠价最舒适最有文化内涵的休闲所在,茶吧、小戏台、书法间、琴台、棋桌、画架一应俱全,四周围绕着流水淙淙,轻音乐低回。我曾应轩主所邀,写过一首《云溪茶谈》,被书写装裱后挂在中堂,诗云:

闲中取静一境,随步入眠诗几联。红檀香茗数杯醉,绿萝清韵托翠弦。星河汉转诗诗,抱琴半奏淡溪烟。适所恰合知何处,文客茶道云溪杆。

其实,云溪杆诗诗中描绘的好很多,来访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,为了全方位完善服务项目,云溪杆火锅涮锅应用而生。文人墨客们在玩赏赏棋书画后,在茶诗歌曲曲艺,就款步入楼下雅间,煮一锅酸粥羊肉,品尝别具一格的特色火锅,不亦乐乎?酸粥是东部旗准格尔的特色菜,牛羊肉是西二旗的草原风味,它们在云溪杆相遇,融合在浓汤翻滚的火锅中,无论你基因因存在“采菊东篱下”的田园情怀,还是“骑马牧羊”的草原情怀,统统会被这一锅酸粥涮肉内给唤醒。可惜后来云溪杆易主,变成私人会所,好在云溪杆酸粥涮肉独树一帜,依旧迎新,开辟出火锅界的一个江湖。

当鸳鸯火锅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,汤汁丰富的小火锅就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,番茄锅、菌汤锅、清汤锅、酸粥锅、牛油锅……不一而足,吃什么口味全凭自己喜好,佐料也随层出叠出,食客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尝试着火锅内容的最佳搭配,或淡或鲜,喝汤吃辣,自己定夺。

冬夜漫长,又是周末,红油小火锅,能约一餐否?

## 【记忆味道】

## 赶猪事宴

□喇嘛哥

在北方,杀猪,是一种仪式。也是庄稼人的舌尖上的“革命”。参加杀猪菜的擀饼叫赶猪事宴。

立冬一过,尤其是下了一场雪,河面一夜回结了冰,女主人出去喂猪的时候,冻得脸煞黑青的,急促地跑回家里,一边哈着白气,一边跺着脚说:“冻得哆嗦菜,的能杀了!”

一般这个时候,男主人就心神会,讲究的会翻翻月份牌,往往都会定在周六或者更为清闲的日子。接下来,就会被安排去,约几个村里要好的朋友帮忙杀猪。女主人首要的是开始出嫁的女儿,上学的儿子、娘家的至亲打电话:“周六杀猪呀,你们都回来,把你们要好的朋友也叫上。”

一般情况下,在决定杀猪的这一周,女主人仿佛眼眯似的,加倍给“二师兄”喂好吃的。像我妈这种心软的人,那一天,心情都会非常黯淡,经常会立在猪圈旁深情地望猪。尤其是到了杀猪的这一天,我妈会半夜醒来,摸摸素素的被窝出去,借着解手的名义,还会到猪圈边看看正在熟睡的猪,若有所思。

接下来,我妈基本就再无悬念了,不停地跟猪谈判。有时候,我父亲会问地安顿几句:“没出息的东西,牲口不就是用来杀的吗?”

一听我父亲这样说,我妈也就不再掩饰对猪的不舍和怜悯,小声地哀求地说:“没那个省事的杀猪,随便捏合捏合,也不挑食。乃个东西竟精了,估计知道到大了限,昨天晚上,一口也吃不……”

我父亲一边打着呼噜,一边含糊地安慰道:“没出息的东西,牲口,养一辈子?”

我妈也不说话,空气里能听出她的悲伤和难堪来。接下来,我妈带各团一,就悄悄地去开始喂,生炉子,烧火,熬水……

终于挨到帮忙杀猪的时辰也匆匆赶来的时候,我妈总会借口出去放尿或者以到邻居家借盆碗的名义,躲过她亲手喂大的猪,经历声声裂响的场面。

通常这一天,我妈尽管进出出忙忙碌碌招了进来,番茄锅,菌汤锅,清汤锅,酸粥锅,牛油锅……不一而足,吃什么口味全凭自己喜好,佐料也随层出叠出,食客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尝试着火锅内容的最佳搭配,或淡或鲜,喝汤吃辣,自己定夺。



不过和女主人心情不同的,是男主人和孩子们。

雾蒙蒙的清晨,二师兄那一嗓子要命的嘶吼,连村子里的狗都朝谁,谁家今天杀猪。那个刀那个屠夫,多半都壮得像头公牛,越是烈性的猪越能挑得起他的征服欲,一边放牛,一边哈着白气,一边跺着脚说:“冻得哆嗦菜,的能杀了!”

雾蒙蒙的清晨,二师兄那一嗓子要命的嘶吼,连村子里的狗都朝谁,谁家今天杀猪。那个刀那个屠夫,多半都壮得像头公牛,越是烈性的猪越能挑得起他的征服欲,一边放牛,一边哈着白气,一边跺着脚说:“冻得哆嗦菜,的能杀了!”

雾蒙蒙的清晨,二师兄那一嗓子要命的嘶吼,连村子里的狗都朝谁,谁家今天杀猪。那个刀那个屠夫,多半都壮得像头公牛,越是烈性的猪越能挑得起他的征服欲,一边放牛,一边哈着白气,一边跺着脚说:“冻得哆嗦菜,的能杀了!”

雾蒙蒙的清晨,二师兄那一嗓子要命的嘶吼,连村子里的狗都朝谁,谁家今天杀猪。那个刀那个屠夫,多半都壮得像头公牛,越是烈性的猪越能挑得起他的征服欲,一边放牛,一边哈着白气,一边跺着脚说:“冻得哆嗦菜,的能杀了!”

雾蒙蒙的清晨,二师兄那一嗓子要命的嘶吼,连村子里的狗都朝谁,谁家今天杀猪。那个刀那个屠夫,多半都壮得像头公牛,越是烈性的猪越能挑得起他的征服欲,一边放牛,一边哈着白气,一边跺着脚说:“冻得哆嗦菜,的能杀了!”

雾蒙蒙的清晨,二师兄那一嗓子要命的嘶吼,连村子里的狗都朝谁,谁家今天杀猪。那个刀那个屠夫,多半都壮得像头公牛,越是烈性的猪越能挑得起他的征服欲,一边放牛,一边哈着白气,一边跺着脚说:“冻得哆嗦菜,的能杀了!”

雾蒙蒙的清晨,二师兄那一嗓子要命的嘶吼,连村子里的狗都朝谁,谁家今天杀猪。那个刀那个屠夫,多半都壮得像头公牛,越是烈性的猪越能挑得起他的征服欲,一边放牛,一边哈着白气,一边跺着脚说:“冻得哆嗦菜,的能杀了!”

不对我象,刚买了一百万的房子,又要买房了。”

“那很快就擦上了话:”是了哇,你说现在这娃娃,研究生毕业了,又考上博士了,念出来多大了……”

一直刺刺的那个也不甘示弱:“我们那个小子,就不爱学习,瞎个泡,刚买了路虎,又要买悍马了……”

切菜的那个也不是省油灯:“现在这一茬娃娃,活个活不,吃个吃不下,今天领回他们单位几个头头说要吃杀猪菜……”

说着说着,几个人就爬在窗子上往外眺。果然车声陆续续下来一些人。突然有人一惊一乍喊:“哎呀,菜烧糊了!”

几个人人嗨嗨哈哈地忙作一团,一边说着:“要吃好饭,糊糊饭嘛。”一边又互相揶揄着:“乃个娃娃跟你家女娃般配……”

整个房间很快被这笑声掀起了新一轮热浪。

他们说也对,这一天,杀猪的和喂猪的基本都上不了主桌。主桌有家里的孩子围着客人们,客人们围着主桌,中间是大女儿的同事,客厅是二小子的同学……年轻人在一起,吃杀猪菜是个引子,一盘盘脆菜,几块炸五花肉,早就吃得进入新一轮高潮!

我刚小学毕业,分配到一个小乡村学校教书,一到冬天,让回去的同事或者学生的家长,隔三五就会来一场杀猪菜的宴会。多半的时候,几杯酒下肚,早喝得五迷三迭,杀猪菜上来也不记得吃了没有。

前几天,老家的亲戚邀请回去吃杀猪菜,一路上总会想起小时候我在的时候,杀猪的场景,居然有了一丝久违的期待和憧憬。可惜,等我们回去的时候,猪已经杀完,村里的年轻人也少得可怜,进进出出那么几个人,突然觉得有些冷清。

倒是我们吃饭的时候,女主人一直在厨房里忙碌,堵着谁谁没有回家的家人分装着杀猪菜,其中一份,让回去的时候无论给她她没回去的二女儿上,那一转身的样子,像极了我在世的时候每次送我离开时的样子……

晚上回家,竟然梦见小时候杀猪的场景,我妈那早醒,乍乍一听都是抱怨,你再仔细听,却是正话反说。女人吹起牛来,都是不动声色,早已经磨过陈仓,夸上天呢。

这个说:“我们那个女,你说快三十了,就